

荆州晚报



灯下漫笔

回王院华

春天野菜香

杏花白,菜花黄,春天野菜香。一场春雨过后,田野一片生机,正是挖野菜的好时候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,春天是和野菜连在一起的。当春风吹响第一声柳笛,我和小伙伴们挎上篮子,拿上小铲子,走向田野。麦苗刚刚返青,麦垄行里生长着许许多多的野菜,如苋菜、灰灰菜、米米蒿、麦扯子、面条菜等,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。麦地最多的是面条菜,我们也最爱挖。面条菜的叶子长长的,细细的,根部翠绿,顶部绿中泛黄,夹在麦垄间,像一位黄头发的小姑娘,很容易辨认。那时候穷,缺粮少菜,每个农家入冬后都要储藏一地窖萝卜和大白菜,整整一个冬天,天天萝卜白菜,大人孩子都吃腻了,所以一到春天,家家挖野菜。由于挖的人多,野菜就那么些,为争野菜,吵骂打架的事年年都有。近处的挖完了,就到远处找。一次,我和堂弟在离村七八里远邻村的一块空地里发现了一大片面条菜,高兴得像现在中了百万大奖,挖了满满一篮子,足有八九斤,拿回家中,母亲用开水焯一下,放上盐和花椒粉,浇上蒜汁、芝麻油,就是一盘翠绿爽口的面条菜,鲜嫩嫩的,嚼一口,满嘴都是田野的清香和芬芳,现在回想起来,还觉嘴馋。

挖野菜时,唱童谣是必不可少的,那是口传心授,流传了不知多少年,唱了不知多少辈的童谣。“米米蒿,长得高,骑马,带官刀,官刀长,杀个羊,拿回去,给我娘……”唱出了孩子们的一片孝心。“灰灰菜,不开花,我女长大嫁谁家,嫁到东头万魁家。万魁爱戴红缨帽,我女爱坐莲花轿,三个笛子两个号,吹吹打打真热闹。”不等男娃唱完,立即招来女娃一片骂声。“苋菜菜,顶锅盖,你妈叫你你不在,你媳妇叫你跑得快。”女娃歌声未落,男娃拾起土坷垃,就是一阵猛砸。当夕阳西下,田野里响起了男女声大合唱,“太阳落,狼出窝,喜鹊背个乱砂锅。抓住娃子拾柴火,抓住女子煮一锅。”许多年过去,那稚嫩的童声,欢快的笑语,无邪的打闹,依旧回荡在春日黄昏的晚风中,久久不散。

野菜的身价卑微,常生于田间地头、渠畔河旁,无须人工施肥,更不需洒药,因而无污染、无公害,营养丰富,鲜嫩可口,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农村一些有经营眼光的,已开始大面积种植野菜,我的一个朋友就养了两大棚面条菜和灰灰菜。前日,和朋友相聚,点了一盘标价10元的面条菜,吃到嘴里,涩涩的,硬硬的,嚼蜡一样,少却了大田里迎风长、遇雨旺的野菜那种饱含泥土气息的清香。环境在变,味觉在变,心理在变,感觉也在变。咀嚼着“城市味道”的野菜,再也吃不出原生态的乡村野菜的香味了。也许唯一未变的,只有故乡的原野了。



名家新篇

回周泽雄

这年头,“人性化”突然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,整天挂在商家嘴上。“人性化”当然是个好词儿,但是否到需要整天嚷嚷的地步,尚可存疑。当然,这话由猴子说出口,我是极愿洗耳恭听的,因为它表明该物种突然有了一股向自身顽劣猴性挑战的勇气,愿意向人类学习,以便与人类分享“万物之灵长”的殊荣。但老是出现在人类嘴里,则多出一份蹊跷。难道人性化不正是人类最应该体现出来的性情吗?人类体现人性,难道不就像兽类体现兽性一样,乃是天底下最为自然的事情吗?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呢?

换一个角度思考,比如说“母爱”,除张爱玲外,通常我们也公认它是一个好词儿,代表着一种可以怡然面对任何赞词而无愧色的美好情感。张爱玲认为,“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。”就算我不同意张爱玲的见解,我也至少发现,在人类赞美母爱的宏大合唱中,并没有母亲的声音,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母亲,为自己的哺乳行为引吭高歌。我知道的情况正好相反,当婴儿的小嘴含住母亲乳头时,母亲往往产生巨大的感动,她感动于孩子的吮吸,而不是感动于自己的喂养。真正的母亲是唱不来高调的,她只是一如既往地照料孩子,关心孩子,牵挂孩子。感叹自己的爱心多么伟大?不,她可没那份闲工夫。



我不曾钓过鱼,却听人说,钓鱼可以享受生机盎然的野外生活情趣,领略赏心悦目的湖光山色。而且,钓鱼技巧甚多,从鱼饵、鱼漂、鱼线、鱼钩、鱼竿,到水域、水流、水质等,都需细细体验与实践。钓竿的颤动带给老人以童子般的欢乐,一竿在手,性情暴躁的小伙子也会“静如处子”。放线之坦然从容,收竿之激动愉快,想是钓鱼者之最大享受。我还听说,钓鱼者大多不喜欢吃鱼。正所谓“钓翁之意不在鱼,在于情趣过程也”。

翻开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,留下垂钓美名的人不计其数。他们的一竿一线,收放之间竟是一部部历史的传奇。

《封神榜》记载,太公姜子牙受师傅之命,下界帮助文王推翻暴虐的商纣。在文王必经的渭水河边,用没有鱼饵的直钩钓鱼,且不用鱼饵。得遇文王赏识,终于推翻商纣统治,建立了周朝。姜尚钓于渭水,钓出一个贤德的周天子,给后世留下一段佳话。

汉代有个严子陵,是浙江会稽余姚人。刘秀



聊斋闲品

回梅玉荣

悠然垂钓只为心

即帝位时,曾征召他为谏议大臣,他拒绝了,归隐富春江畔,立志耕钓以终。后来刘秀曾三次遣使,才访得严子陵入京,与之畅叙友情并同榻而卧。晚上,严子陵故意把脚压在刘秀腿上,刘秀也不以为然。次日太史上奏:“客星犯帝座,甚急。”刘秀笑道:“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严子陵这一钓,也是颇值得玩味。至今仍有“天下佳山水,今推富春江,华夏古钓台,首选严子陵”的说法。

淮阴侯韩信年轻时落魄,他连续数天未钓到一条鱼,晕倒在河岸上。一位在河里冲洗丝絮的老妇见其饿得可怜,一连几十天给他饭吃。当韩信表示“吾必重报”时,老妇生气地斥责:“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,我只是可怜你才给你吃食,难道是希图报答吗?”果然,发奋之后的韩信最终成为汉代颇负盛名的大将军,在楚汉相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。

钓,有时是一种智慧,一种策略,更多时候则是行于天地万物间的人的精神闪光。

屈原曾钓于资水,那满腔报国之心只能诉与鱼儿知;范蠡离开越王之后钓于太湖,留下浩渺烟波一样的传说;李白也曾“闲来垂钓碧溪

我才发现冤枉了业主。该小区的道路设计,显然遵循着一种疗养院的思路,设计者断定业主即使不是病人,也属于无所事事的闲民,他们的腿只会散步,永远不需要赶路。因此,小区里的每一条道路,都竭尽曲里拐弯之能事。由于业主实际上并非闲人,他们日常出门,无论上班还是买菜,购物还是赴约,都由不得人先去穿花绕树一番。当小白领们因为急着上班而不得不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车站疾走之时,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设计师却在空中高叫一声“且慢”,强行要求他们将原本三分钟的路程用七分钟的时间走完。结果,愤怒的业主只能置自家小区的美丽于不顾,各抄各的道。唉,一个连“抄捷径乃人之本性”这一常识都不明了的人,是不配谈论人性化的。

在近来的电视广告里,电话铃声不断。不管广告设计者有多么高明的艺术用意,他们也想不到,电视机里的电话铃声,非常可能给观众带来行为骚扰。反应不甚灵便的观众不仅可能拿起话筒空唤几声“喂”,当他刚好在卫生间时,还可能发生更加狼狽的事儿。如果设计者没有预料到此种骚扰,我只能请求他另谋高就;如果预料到了,并表示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”,我当然无话可说。我只是再次发现,一旦人性化成了一句歌词,事情立刻变得不妙。

上”,潇洒不羁纵游名山大川;柳宗元在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时独钓寒江雪,那份凄清悠远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领会的;欧阳修在滁州“临溪而渔”,则是借以排遣被贬之抑郁;张志和钓于西塞山,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,点染出一派和谐闲适的意境……

细细想来,除去生活糊口的本能,钓者所为何来?钓一世之清名?钓万古之霸业?钓庙堂之高?钓山林之幽?或者什么也不钓,只是借这一钓的形式让思想空灵而超然,尽享脱俗之感。难怪近代作家郁达夫在《钓台的春昼》里写道:“倘使我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,颐养天年,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,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?”

反观当今社会,很多人没有深刻领悟钓的真正内涵,缺失了淡泊坦然之心,他们处心积虑,放长线钓大鱼,钓金钱钓美女,向往着所谓的至乐之境。可谁知最终往往被某种神秘力量拉入水中,与“饵”同亡。

在人生这片大湖面前,我们不妨凝思端坐,气定神闲,悠然垂钓,不为鱼,只为心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七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惊,瞬间泄了劲。

阿欢此时却有些羞涩,微红了脸,伏在他身上,许久,用手摸了一下两股间,惊叫道:“血!三子,血!”

阿三见她如此虚伪,厌恶地闭上了眼睛。

她知道那不是血,是月经!

她竟处心积虑,选在这一天结婚来骗我,为什么?!

他曾无数次地质问过自己,为什么当时不揭穿她,而要隐忍于心?

他没想到,自己在心中暗暗憧憬了千次万次的新婚,竟会是这个样子!而且自己还不能对别人说,如果说了,立时会被人耻笑。

他阿三不论走到哪里,原本都是汉子一条,没输过人。

他丢不起这人。

他恨啊,他恨这个女人毁了他的幻想,毁了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他的自信。

他把这恨深藏在心。

而在夫妻性事上,他又几乎是这个女人手把手调教出来的。他无法拒绝性的快乐与诱惑,又深恨自己的无力拒绝,就这样矛盾着度过一天又一天。

下班后,阿三不像别的男人那样,踩着单车赶回家,而是到处瞎逛闲逛。后来西安有了“鬼”市,专门倒卖从古墓里掘出的和在农村挨家挨户收来的各色真假文物。他就去“鬼”市上乱窜胡侃,慢慢地和文物道上那些人的脸就熟了,他也渐渐地看出了些门道。再后来,厂里有五六个工人业余干上了这行,他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

他不明白,自己对那些老旧残缺、色彩斑驳、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会那么感兴趣,对那些到处散发着腐烂臭味的腐尸干尸怎么会有兴趣。但是,他和那些破铜烂铁、断砖碎瓦,似乎有

着天然的亲缘关系,别人扔下的没用的,到了他手里,洗洗擦擦,渐渐就露出了它们或古朴或细致的花纹样。那些残缺不全的东西,他也捡来东拼拼西凑凑,三捣两弄,竟然就让他拼出一个栩栩如生的物件来。

那些老文物贩子,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。

每掘开一座墓,只要他知道,不管多远他都会赶去。在那些寂静冷漠、月黑风高、天寒地冻的夜里,他跟掘墓人招呼过后,就跳进那又深又宽的墓坑里,围着那些干尸枯骨,一遍遍地转,这里抠抠,那里掏掏,有时他会蹲下去捡那些遗漏在土中的小块麻布片、丝绸片,或是一小块瓦片、陶片。注视着那些残布碎瓦上的美丽纹样,他会久久地出神。他想,躺在这墓中的枯骨,生前是否很美丽或者很勇猛,他们一定拥有很大的草原和田庄,一定有很多的牛羊和马群,有很多的奴仆,不然他们怎能拥有如此大的墓室和那么多精美华丽的随葬品。可是,他们活着的时候快乐吗?他们有没有被欺骗过?他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?

他兀自这样沉思默想,一蹲就是大半夜。

后来,阿三通过朋友引路,趟出了海南这条道,他忽然就决定辞职到海口来。

当时,他只有一种感觉:逃,逃离那背后永远追随注视着他的冷冷的目光,逃离那个带给他耻辱的地方。

有了阿香,有了甲板上的那一摊血,他才又觉得自己还是个男人,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。